銀行爲代個人及法團記賬之機關

金錢出入須以賬册記載庶有查考故富有之家每聘請賬席以理資產之收支若個人及法團則**存欵**於銀行最爲便利既省一己記賬之煩而存入支出之期雖歷時久遠亦仍有所查考蓋銀行之收付有**解銀簿支票簿**或收賬與付賬憑證爲據且逐日由銀行分戶記載每月終由銀行抄送結單藉以了然是月收付之總數而支出用途且可記載於**支票**之存根不必另立賬册又省却不少寶貴之光陰故銀行對於個人及法團可負記賬之責任俾得經濟時間爲一般人所公認也敝行**活期存欵**用支票按照銀行辦法辦理**往來存欵**用莊摺按照錢莊辦法辦理**儲蓄存欵**用儲蓄簿滿洋一元即可存款生息印有各種存款章程如蒙函索當即寄奉

上海寧波路九號　電話中央八〇五〇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啓

北京俚曲

殷凱編輯　定價一元

這是民間的平民文學是
民衆心情流露出來的音
樂有的是趣曲有的是悲
哀的慘調我們讀了一句
有一句的感觸讀了一曲
有一曲的情趣讀此書眞
要使人喜怒哀樂辛酸甜
苦鬧得心絃緊張哩

上海太平洋書店出版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短篇小說集

鄭振鐸編

第一集一册　定價六角　第二集上册　定價一元二角

我國自唐以來的短篇小說，大概可分兩派；一爲傳奇派，即自古鏡記以至聊齋志異子不語的一派；一爲平話派，即自京本通俗小說以至石點頭今古奇觀的一派。這兩派的作品極多，且極雜亂，吾人每苦其浩瀚難盡讀。編者因有此選，所選皆爲上品，每篇俱錄原文，一無删節，並於必要處加以註釋。已出二册，第一集一册，內含三十八篇，均爲唐人作品。在中國文學上著稱的長恨歌傳、霍小玉傳、南柯太守傳、柳毅傳、紅線傳、虬髯客傳等，都已採入。第二集上册選入自宋至明末的重要短篇作品三十七篇。其中平話系作品，本册所載，頗多外間少見之作。傳奇系作品，選擇亦甚精，如梅妃傳、李師師外傳、嬌紅傳、中山狼傳等，都是當時極有情致的作品。可算是一種趣味最濃厚的文藝讀物。

現代評論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新聞紙

第六卷第一五二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五日

時事短評

速開執監會議（文）——日本對滿蒙着着進行
（華）——整理財政金融的先決問題（實）

事實與責任心　松子
政治上的目的與手段　張奚若
法律與民衆　王世杰
法國無產階級的政治運動　皓白
鍾八老爺的洋狗（小說）　米西一
毀滅的精神（小說）（完）　實昧

Hsien Tai P'ing Lun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6. No. 152, November 5, 1927.

發行所及定報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上海及各處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牯嶺路餘慶里太平洋印刷公司

報價

國內　全年大洋二元，半年一元，連郵費在內。日本朝鮮同。
歐美　全年大洋三元，半年一元五角，連郵費在內。
零售　每份大洋五分。

郵票定報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須加一成，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爲限。

本社特別啟事

本社編輯所因與發行所距離太遠，辦事上頗感不便，擬另擇適當地點。在適當地點未能擇定以前投稿，通訊以及交換雜誌等事，均請改寄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現代評論發行所為荷。

時事短評

速開執監會議

這回寧漢合作，消滅了四個月以來黨內的鬩牆之爭，并且把上海方面不少的老同志們重新加入，凡是希望革命成功的人，沒有不額手稱慶。不幸事實上我們仍然不能得到名符其實的合作，許多忠實有為的同志或則高舉遠引，探蓬萊的仙山，或則肥遯深巖，編淵明的年譜，或則崎嶇粵漢，想求全黨贊同的解決條件，或則隱處滬濱，專做理論方面的譯著工作。以致中央的政治不免有振作不起的現象，許多大小問題都不容易解決。於是乎執監會議的呼聲，日高一日；無論在南京上海的同志，在武漢的同志，都一致地認定必須開執監會議來解決一切，然後能夠容納各方的意見，延攬全黨的同志，法理事實，都可迎刃而解。最近於寧漢兩方各同志表示之後，廣州的李濟琛同志等亦于十月廿四日發出通電，大致主張：「（一）請先開執監會議決定黨務政治綱領，然後開正式會議，俾根本問題易決，（二）特委會舊同志，可盡量加入，不必限寧漢各八人，（三）特委會關于中央職權，請勿濫用。」這又可以看出廣州方面的主張了。開執監會議的主張既已得到全黨一致的贊同，為使那會議能夠開得成功，并且能夠發生切實的效果起見，我們希望：第一，蔣汪胡吳是黨國的四大柱石，應當化除一切宿嫌意氣，即刻出任艱鉅，切實合作；第二，所謂「第四次」第幾次的名目容易引起無謂的爭執，大家若想得到迅速的解決，最好不要堅持那種枝節的主張；第三，大家要明瞭時局的嚴重，要袪除個人私心，不要以為人家主張執監會議就是排斥那個，不要那樣神經過敏。要知道大局不能解決，個人的痛苦亦沒法解除，要打主意做自由獨立的國民，不要迷戀偏安小朝廷的芝麻官。（文）

日本對滿蒙著著進行

日本自田中內閣決定滿蒙『積極』政策以後，即由所謂大連會議於八月間決定具體方案，正式向張作霖提出『解決中日懸案』的要求，要求（一）中國不得在東三省建築鐵路；（二）中國不得延宕或阻撓日本人在滿蒙行使商租權；（三）中國承認日本

在中韓邊境隨時設立領事館等等。日本對中國這種蠻橫無理的侵略舉動，馬上就惹起東三省人民激烈的排日運動；雖經張作霖極力壓制，表面似見沈靜，其實日本和張作霖都感覺人民反抗的利害。於是這樁外交即一變而祕密的進行起來了。這幾個星期他們暗中討論些什麼事項？中國承認日本的幾種要求？外間無從知道。但是就個方面透露出來的消息，我們也可推想到凶多吉少！

北京使團的消息，說滿蒙案年內解決一部容易解決的事件，以便田中氏於來年一月召集國會的時候，炫耀他對中國的成績。日本有決心達到它要求的目的，可想而知。日本自己極力宣傳，它的外交勝利，說：滿蒙交涉決定重開，日本鑒於從前駐奉吉田領事列舉提出的失敗，已經改爲一件一件的逐次進行，先停吉海鐵路的工程，其大綱由芳楊協定，細目由吉林劉尙淸交涉。奉方雖否認這段消息，而日本已經變更了外交的戰略，一定不會是假的。前幾天，吉劉對外表示，說：『滿蒙交涉中之應在奉解決者，『余當以誠意互讓共利的精神協議，內容未至發表時機』。吳俊陞尙有一點愛國的意思，爲滿蒙交涉問題，去見張作霖，告訴他說：東三省的人民今非昔比，應該『俯採民意』，讓那條中國官商合辦的吉海鐵路完工通車。東三省的劉吳二位當局這一番的話，狠可以證明奉方暗中向日本讓步，正應了日本要求首先停止吉海鐵路的工程那一段宣傳。

日本南滿鐵路公司也在那裏計畫，幫助它的政府實現滿蒙新政策。南滿鐵路的新到任社長山本氏，一方同張作霖締結鐵路借款的協定，擴張日本在東三省經濟政治上的權威，一方面向它的政府建議新經濟政策，主張棄捨向來的『南滿中心主義』，——『大連中心主義』，——今後改採『南北滿中心主義』，以便「發展滿蒙的實業。」

日本現在的積極滿蒙政策，要公然進佔北滿，自然與俄國發生衝突，俄國決不放鬆的是中東鐵路。目下中東鐵路的俄國副局長也到大連去，與南滿鐵路的當局商議關於中東鐵路的要公。

這樣重大的關係中國存亡的問題，國民若想看奉方勢力下的北京政府本着良心去交涉，是沒有希望的，而全國人民所屬望的南京國民政府對于日本這次侵略滿蒙的種種要求和事實，現在還只輕輕的向日本政府送去了一個『詢問究竟有無根據』的照會，縱然外交辭令，應該客氣，恐怕還應該加緊地做點積極工作吧！

（華）

整理財政金融的先決問題

組成一個國家最緊要的事件爲政治，其次爲軍事，再其次爲財政金融實業敎育等等。政治問題還沒有解決以前，軍事問題就不能解決；軍事問題還沒有解決以前，財政金融等問題也不會解決的。這不是說財政金融不及政治軍事的重要，是說問題解決

的次序不得不如此。去年此時，國民政府正當北伐進行的時候，大家都知道只廣東有一個國民政府，只蔣介石是一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因此，廣東的財政——就是去年國民政府財政——也就漸漸的改良統一。現在呢？黨治已成了強努之末；南京取消政治會議而武漢廣東並不取消政治分會；南京雖改組軍事委員會而武漢廣東也保留軍事委員會。廣東中央銀行雖然勉強維持它的信用；武漢中央銀行及中交兩行的鈔票跌落到二成以下（交通鈔票據說因發行不多，暗盤高至二成以上）；上海中央銀行籌備至今尙未能開幕。武漢鈔票開兌不久，又復停兌；同時上海又禁止現金運往上游。凡此種種，似乎政治軍事財政金融不得不同時解決，其實，財政金融之所以無辦法，都是由於政治軍事不能統一。如果政治問題不速即解決，我看財政上一切計劃都等於紙上空談，而金融的整理更無從說起了。（實）

事實與責任心

松子

一個有責任心的政治領袖，不但要注意觀察事實，而且要有勇氣承認事實并應付事實。事實是最無情的東西，你如果沒有力量打破它那個阻碍，不論你的感情如何盛，你的調子如何唱得高，你的官話如何打得響，到了此路不通的時候，你還是不能不屈伏於它的面前。世上有許多政治家因爲不顧事實而失敗，有許多的好政策因爲背反事實而不能行。國民革命軍發展以來，黨國政治上有些大錯誤的發生，也多由於當事的領袖們抹煞事實所致。現在呢，我們又到了黨國政治困難的關頭；在這個關頭，就是國權黨紀那類大帽子有時也窮於用，如果我們沒有方法打破當面的種種事實阻碍。今日無論那一派的人，無論抱那種政治主張的領袖，對於左列幾項事實，總不能否認：

一、青年黨員多感覺到黨部及政府方面充滿着腐化空氣而對它們失却信仰，因之有的青年甚至寧願站在外面而不合作。

二、就是在首都各方面從事政治工作的人員，也似乎對於事業前途沒有充分信念而打不起精神來。

三、中央黨部未能完全支配全國各地方黨部。

四、中央政府未能完全統一各省政治軍事。

有此事實的存在，固然可說是不幸，然而事實自事實，凡屬真關懷黨國利益的人決不可以看過。瞎着眼不看事實而亂撞，與避事實的困難而不爲：兩者是同樣的缺乏責任心。我們要知道有上述那些事實存在，照現今的局面繼續下去，黨務與政治，決無改善與發展的希望，沒有強固的黨的支配與適當的政治的指導，真正革命軍事的發展也不可能。所以今日之事，不但要大家承認那些事實，而且要設法打破或消除那些事實。事實的原因在那裏

，我們暫不必去追問；我們今日要致究的是補救事實的方法。今日要使黨員肯信任黨部，黨部能領導黨員；黨能支配政治，政治能支配軍事；——換句話說，要實行黨治的精神便要趕快實行統一黨的勢力。寧漢分裂，黨的勢力已經一度分散；今雖有寧漢合作之名，而重要領袖星散，法定的最高機關之中央執行委員會不行使職權，黨更失其中心，而缺乏統御之權威和力量。要統一黨的勢力，根本的在恢復法定的中央最高機關，把散在各方面的忠實有為的領袖委員，集合攏來，共同主持中央的黨務政治。不如是不能鞏固黨政府的基礎，不能維繫青年黨員的信仰而振作工作人員的精神。所以第四次執監大會的召集，我們認為是黨務之急。

執監會議召集之議，原來自武漢方面之領袖提出，但首都領袖們已經一致表示贊同，而廣州方面的領袖則主張更堅。最近廣州政治分會為設立臨時軍事委員會發出通電，謂該委員會須「俟第四次中央全體執監委員會議成立，特別委員會取銷，及中央軍事委員會組織健全，重新釐定軍制時，即行取銷，」則他們把執監會議成立認為政治軍事統一的條件，已經是意在言外了。實則執監會議，豈但是地方領袖的主張，就是一般黨員，尤其青年們，亦莫不望其早日開成。惟有這個合法的中央最高機關的開會，乃可以打破現在的僵局，在政治上闢出一條生路。惟有在統一的勢力之下，黨乃有指導政治與軍事的權威和力量。雖則黨國一切根本問題的解決，與許多政治糾紛的解除，還須等待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開會，然而目前的難局，則非依執監大會不能渡過，非有統一的中央最高機關，不容易撐持。況且就是要使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能召集成功，也須得有執監大會來準備。如果明年一月一日開全國代表大會之計劃，不是騙人的空話，現在就應當趕急進備了。

討唐興師以後，當局的領袖們，也許因為忙於軍事動作而把政治問題擱置起來，因之執監大會召集的事不免無形停頓。如其如是，那眞是政治上的大錯誤，將使全國忠實的黨員大失所望了。實則討唐不過是局部的軍事動作，而執監會議則關係黨國全局政治問題。兩者原可以並行不悖。況且有執監會議的開會，因為黨的勢力的統一，討唐之事較為簡單。反之，執監會議不開，黨之勢力分散，討唐問題也許牽涉複雜，不免意外的增加政治糾紛。現在黨國政局眞到了一個大危機，在這裏快要決定黨治的命運，及國民革命的前途。首都和散在各地的領袖們，都應當以充分的責任心，來應付這個局勢。今日若是拋開黨的合法的最高機關，而依附法外的特殊勢力，便是政治的自殺。

現在中央的政治，誰也覺得是實在沉悶的很。無論黨務政務，都成了一種無理想無方針無計劃的局面。革命社會所應有的「

生氣」在首都看不出來；革命政府所需要的民衆運動，也似乎成了一種「御用」官辦的事情。黨政府的精神與資力，沒有充分貫注在眞正的革命政治計劃與工作上；我們只見天天擴大行政機關，增設不急要的部局（現在聽說又要加設內政，農工，實業諸部，）徒然替已經腐化的官僚造做官發財的機會，同時也適足以把有些熱心做官的黨員送到腐化的路上。這眞是今日黨國政治不好的現象。像這樣的局面，就令能够勉強維持下去，國民革命的意義又在那裏？這是各方面的領袖們，應當以十分的責任心，深加考慮的問題。青年黨員的服從與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到了一定的限度，恐怕就是平常看做神聖的東西，也不顯聖了。為國民革命前途計，還只有趕急促成執監大會那個最高機關開會，依合法的手續，決定一切黨務及政治問題，以改善黨國的政局，團結革命的勢力吧。

政治上的目的與手段

張奚若

人是一個極不容易了解的動物。有人說他性善，有人說他性惡；有人說他富於理性，有人說他根本上受本能，感情，偏見，及私利所支配，理性的力量即有也甚微。他有時好像非常的慈悲，有時又好像非常的殘忍；有時當眞能為擁護眞理而死，有時又完全為私利作奴隸。有的人頗能顧慮到將來，有的人又只能看見目前；有的人作事完全以社會的安寧人羣的幸福為前提，有的人却永遠以自己的權位個人的利益為動機為歸宿。

政治是一個極不容易懂得的東西。表面上，自盤古到現在，從來沒有一個政府或政治家或政客以害國殃民相號召；他們總說他們的政策是為福國利民的。但是在事實上結果往往與所標榜者相反。亞里士多德說國家的存在是為發展一個人羣的最高尚的生活；盧騷說政府的作為是為謀全民的平等利益。這兩位哲學家在人類政治史上的勢力和影響當然不能算小。但是到了數十年前，頭腦古怪的馬克斯偏在那裏大吹大擂的嚷着講甚麼唯物史觀，階級鬥爭，贏餘價值一套的新理論。迨至一二十年來，又有許多自稱實在派的法學家在那裏鼓吹國家就是政府，政府就是官吏；除過官吏，無所謂政府，除過政府，無所謂國家一類的新學說。從前玄想派的籠統觀念被這些實在派的革命家分析得一文不值。但是這些革命家的新學說新理論，雖然大體上許多地方是狠對的，不幸又不含有絕對眞理。政治這樣東西，在理論和事實上，竟然這樣不容易明瞭。

人既是一個極不容易了解的動物，政治又是一件極不容易懂得的事體，以不容易了解的人作不容易懂得的事，無怪乎結果，在一般人看起來，是十九莫明其妙。此種現象在一般政治教育較高的社會上已經是不易改變，在今日一切教育狠低的中國差不多

等於無可救藥。然而天下沒有絕對沒有辦法的事，也不應有絕對沒有辦法的事。我們處在今日社會擾攘，政象糾紛的中國，無論為救國救黨救己，無論為在朝在野，無論為治人人治，都應有一種判斷政治善惡的方法。以下所言，便是此種方法的最要數點。

（一）目的　一個人，除非是白痴，作事總有他的目的，或者應有他的目的。一個政府，除非是昏暴，作事也有他的目的，至少應該有他的目的。寬泛點說，政府的功用是為謀人民的幸福和國家的安寧。不過這個定義太下得寬泛，在實際上幾乎毫無價值。比較具體點說，一個政府的職務是維持社會的秩序，抵禦外來的侵犯，保護人民的自由，促進經濟的平等或廢除貧富的階級。若更進一步，說到我們現在的國民政府，他的責任，用一二年來人人所習聞習見的成語來說，是內而打倒軍閥，外而打倒帝國主義。取締資本家，改良勞工待遇，增進社會生產。更是具體而又具體的主張。至于三民主義，五權憲法，那更不待言了。不過不幸這些主義，這些主張，一言以蔽之，這些目的，是不會自己實現的。他們須靠政府，官吏，人民去實現他們。政府，官吏，人民，怎樣會實現他們的主義，達到他們的目的？當然有待於方法。因為如此，所以一個政府不但要有正大的目的，還要有適當的方法，才能引起人民的信賴。單有抽象的目的而無具體的方法，便等於無目的。

（二）方法　要達某種目的的方法或者不止一種，或者只有一種。「為目的不擇方法」一句話在哲學上可爭訟的餘地狠多，在政治上流弊也不少。但是這個大問題我們在這裏不欲討論。我們在實際政治上最小限度的要求是：在可能範圍之內，一種方法總要沒有流弊，或流弊極小，並且還要有能達到他的目的的把握。有目的而無方法固然是不對，有方法而非好方法，而不能達到目的，而含有極大的流弊，也不對。方法的好不好，第一要看他能否達到目的，第二要看他有無流弊，或流弊的大小。

（三）效果　目的是出發點，方法是道程，效果乃其終極，乃其歸宿。目的譬若根株，方法猶如枝葉，效果乃是果實。我們最後所要的是果實，不是根株或枝葉。目的的正確，在未實現之前，只是假定的；實現之後，始為實在的。假定的對不對完全看他的實在效果如何。最後的效果若不良，開頭的假定有甚麼用處？

歸結一句話，我們判斷一個政府的好壞，批評一個政策的良否，第一要看他的目的正不正，第二要看他的方法適不適，第三還要看他的效果好不好。一個政府對於人民有要求服從和擁護的權利，但是這個權利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是有條件的，不是無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一個政策須狠有實在的好效果。單靠空洞的，假設的，無實效的目的和用意絕對不夠的。出於本心的

服從和積極的擁護須用具體的成績和實在的效果繼續換來，不是僅僅發表幾條大政方針或宜言所可長久取得的。

法律與民衆（二）

王世杰

第二，民衆的法律，必須是民衆能夠利用的法律。

任何法律，如果在實際上只有那些富于資產的人，只有那些『有錢打官司』的人，纔能利用，則不論那種法律的內容如何，亦決不是民衆的法律。因爲從經濟方面說，民衆二字的特徵，就是貧窮；如果有錢纔能訴諸法律，一般民衆便無訴諸法律的可能。所以民衆的法律，不單要使民衆容易了解，並且要使貧富都能利用。

自從法蘭西革命以來，列國憲法差不多都有承認『人民平等』的條文。這就是說，人民的權利，在法律上，不因階級，種族，宗教，甚或性別，而生差別。這就是一般所稱道的法律平等主義，但在一個經濟不平等的社會裏面，這種機械的法律平等主義，並不能實現公道；因爲權利的平等爲一事，擁護權利的能力（或訴訟能力）爲又一事；人們的權利儘管平等，其擁護權利的能力不必平等。我們如果希冀眞正公道的實現，務必使那些缺乏之訴訟能力的貧民，也和富人一樣，具有擁護自己權利的能力。所以在英美德法瑞典等國，近來都有一種所謂『訴訟援助』 Legal Aid 運動。我們如果知道缺乏訴訟能力的貧民，與富人比較，處境是如何的不利，我們就可瞭然于這種運動的重大意義。

一個窮人，如果受了任何人的委曲，在法律上，自然也和富人一樣，可向法庭控告，可向法庭抗辯。但向法庭控告，或向法庭抗辯，實際上往往非錢莫辦：第一，你得給付法庭的手續費。這種手續費如果定得很低，一般人或者還可勉強付得出；但爲防止人們的『健訟』，與增加國家的收入起見，有些國家，却不免將法庭的手續費定得頗高。第二，你得給付提出人證的費用。這種費用，往往非貧民所能負擔；但是訴訟人如果不能提出必要的人證，他們的『官司』，也許竟無勝訴的希望。而提出人證，往往就非給證人付旅費或其他費用，不能做到。第三，你得給付律師費。這更非貧民所能負擔了，而良好的或有力的律師，尤非貧民所能延請得起。因此，一個貧民，縱然受了他人的委曲，根本上就未必能到法庭裏面去申訴；就令到了法庭，也很難得到勝利：如果他是一個刑事被告人，也許沒有任何人給他搜集證據，給他辯護。如果他被押在刑事羈押所內，也許不能與任何人通聲氣，因爲看守所裏的嫌疑犯，往往只能接見他們的律師，而一般貧民，却無雇用律師的能力。而在他一方面，富人的情形便大大的不同。他們付得起法庭手續費；他們付得起調集人證的費用。如果他們是刑事被告人，他們可以得到良好的與有勢力的律師替他

們辯護——舉例來說，兩年以前轟動一時的倪案就是一個好例：一個犯了殺人嫌疑的，然而有錢的倪道烺，可使全北京的大律師，即劉崇佑，林行規諸人，都做了他的辯護人。如果他們是民事訴訟人，他們並且可以把案子完全交給他們的律師，不必親自出庭；換句話說，就不必看法官的面孔，不必損自己的尊嚴。

職是種種，法律與法庭，在一般人心目中，並不是一般民衆自衛的工具，只是資產階級的武器。所謂『訴訟援助』運動，就是矯正這種弊病的一個企圖。他的目的在使貧民不必花錢而能得到訴訟法律。但從方法上說，訴訟援助亦有種種形式：

有些國家，爲援助貧民訴訟起見，特准法庭對于貧民免收法庭手續費，或令貧民僅于勝訴之後補繳這種手續費，這種援助，自然不甚濟事；因爲訴訟的主要費用，如前所述，除了法庭手續費而外，尙有提出人證僱用律師等費；而這些費用並且往往較法庭手續費爲尤鉅。

訴訟援助的另一形式，就是所謂『指定辯護人』制度。這種制度在由法庭指定律師，爲那些無力延用律師的刑事被告人，作辯護人。法庭對于所指定的辯護人，也許酌給津貼，但其數額當然不曾很大。吾國近年亦已採用了這種制度：在北京的法庭據說被指定的律師，每出席法庭一次，所受津貼不過一二元。這種形式的援助，自亦不能發生圓滿的效果；因爲良好的有名望的律師，大概不願意擔任這種工作；就令他們被迫擔任，仍或不免草率敷衍將事；他們的精力，當然要用在那些有錢可賺的訴訟案件上。所以英美諸國提倡『訴訟援助』的人，近來頗不信任這種制度。且斯制之適用，既僅以刑事案件爲限，援助範圍亦實不免太狹。

有些國家，貧民訴訟的援助，差不多完全由律師們自己組織機關，或由慈善團體組織機關辦理。譬如英國便有所謂『貧民律師會議』Poor Man's Lawyer Meeting。這種會議是由那些自願帮助貧民的律師們組織的；這些律師大概每星期劃出一點時間，來到會所，給予那些有委曲的貧民以法律的指導，不索報酬。但是這種律師，既然還得另靠有報酬的案子吃飯或賺錢，自然都不曾有充分的時間給貧民辦案。且辦理訴訟，不僅需要律師的指導或辯護，並且需要證據或證人；這種調集證據及證人的費用以及其他雜費，我們自然不能希望那些律師們自掏腰包。所以這種形式的援助，究亦不過點綴點綴而已，實際上未必有很大的效果。不單如此：律師們或慈善團體所組織的訴訟援助機關，多少總含有幾分『慈善事業』的臭味。一個受了委曲的貧民，只因爲無錢訴諸法律，就應該接受他人的『慈善』，然後能擁護自己的權利嗎？

蘇俄革命政府，爲謀貧民訴訟的便利起見，曾經依照他們的

革命理論，採取了一種徹底的解決——即對於一切具有充當律師資格的人，下總動員令。換句話說，凡具有充當律師資格的人，應一概隸屬于法庭，由國家給以生活費；同時他們都負有執行律師職務不受報酬的義務。在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這種解決也許是一種當然的解決。但在非共產主義的國家，這種解決却無採用之必要：對于那些有錢的人，我們儘可讓他們自己出錢請律師——在實際上，他們也許寧願自請律師。當律師的人，如果只願意做私人的律師，不願意做國家的律師，也儘可各隨所好，我們不必強迫他。

在一個非共產主義的國家，我們所盼望實現的是：一切貧民都能得到必要的訴訟援助；這種援助，並且不是人對人的一種『慈善』，而是國家對于人民的一種義務。爲實現這種理想起見，我們用不着對于一切操律師業的人們下總動員令。我們只消在各大都市（或一切司法行政區域），以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公費，設立一個完善的『訴訟援助所』。資本主義的國家，近來已有採行這種社會政策的；我們亦亟盼吾國能及早推行這種政策。依着我們的理想，這種訴訟援助機關，應由國家以重貲延用道德與學識兼優的律師若干人組織之；這些律師並且必須是專任人員，不得私營律師業；否則他們的精力，一部分或大部分又會用到私營的業務上去。這種機關，對於一切缺乏訴訟能力而有訴訟理由的貧民，應負有盡量援助的義務：這種機關，不單是不能向貧民索取律師費，並應代貧民給付一切必要的訴訟費用；這種機關，不單是對于無力延用律師的刑事被告人，應履行美國諸邦所謂『公立辯護人』的職務；就是對于民事案件，亦應給予貧民一切必要的援助，俾一切因家庭問題，錢債糾纏，工作契約事件，土地房屋租用事件，……而受壓迫的婦人，傭工，房客，佃夫以及其他窮而無告的小百姓，都能訴諸法律，都能得到法庭的保護。

有些人，或者以爲這種訴訟援助機關的設立，不免助長人民好訟的風氣，而使法庭的工作隨而增多。但是這種機關，于決定援助以前，既須審察請求援助者是否缺乏訴訟能力，並且是否具有訴訟理由，則其給予援助，自不至過分的助長人民『健訟』的風氣。至于法庭的工作，不單是不必因此而增多，也許還可因此而減少；因爲這種機關援助平民，不一定要到法庭起訴（那不過是最後的或不得已的步趨），往往可以逕向請求援助者的對手方，說明是非與利害，試行和解。和解如果成功，法庭就無工作了。

基于以上所述的種種攷慮，我們認爲吾國將來制定新法典的時候，應將這種訴訟援助機關的設置，看作與法院的設置，有同等的重要；應該將這種機關的組織與職責，以單行法爲之規定，

甚或在法院編制法及訴訟法規裏面，規定一個大要。我們要知道，我們的國家是一個赤貧的社會；如果沒有這種機關存在，恐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都不能得到法律或法院的絲毫恩惠。那末，我們的法律還能說是民衆的法律嗎？

法國無產階級的政治運動

皓白

法蘭西大革命以前，法國的無產階級，雖然受盡了政治的和經濟的種種壓迫，然而他們的階級觀念，那時還沒有十分的顯著，所以在大革命運動的當中，他們不過是集合起來站在資產階級指導的旗幟下，對於殘存的封建勢力，一致地加以猛烈的攻擊而已。

但是到了十九世紀聖西門伏利爾蒲魯登等提倡社會主義的一派人陸續出現以後，法國的社會思潮，一時受了不少的影響，無產階級的人們，因此也就漸漸地覺悟起來形成了一種革命的階級，在法蘭西的近代政治舞台上開始了階級鬥爭的運動了。

後來普法戰爭正要停止的時候，首都的巴黎忽然有一種無產階級所組織的政府Commune出現，於是一切既存的制度，差不多一時都爲他們所毀棄，而新的代替物，又均雜亂無章，所以他們雖然能夠創造了一種類似階級專政的新局面，然而經過了短時期的實驗之後，不單是犯了今日有些人用以自寬自解的「幼稚病」，並且在當時就已被人斥爲暴民政治因而一敗塗地了。

經過了這樣大失敗之後，法蘭西的無產階級，一時自不免陷於意氣銷沈的地位。所以法國社會運動史上，在 Commune 被打倒鎮壓後，也就變成了一種陰鬱沈悶的時期。即有所謂勞工運動，一時也祇得藉合作主義或依蒲魯登一流的穩和社會主義暗中飛躍而已。不過自從一八七九年法蘭西工黨成立以來，歐洲資本主義，與所謂帝國主義，已並駕齊驅，日盛一日了。當此之時，一方面，法國的產業，隨着時勢的推移，既已到了很發達的地位；他方面，法國的勞工運動，受了外來思想的影響，不知不覺地也就吸收了不少的急進主義了。——如馬克斯主義，巴苦寧主義之類。

在這樣社會狀態複雜的國家之下，內外的情勢又復千變萬化，無產階級的運動，各依其環境的關係與夫時代的潮流，促進了一種分解作用。於是分途進行，乃是很自然的趨勢。所以後來法國無產階級政治運動的分野，——一方面主張參加政治運動藉以實現其改良政策，一方面否認一切政治行動。祇求他們工團主義 Syndicalism 的實現——並不是一種例外的現象。

所以一八七九年法蘭西工黨成立後，一八八〇年就有無產政府黨從中分離出來，一八八二年馬克斯主義一派又分化出去了。但後來經過了許多波瀾，費盡了許多氣力，直到一九〇一年這法

閩西工黨感覺了分立的不利，才肯彼此相互的舍小異而就大同，聯合其他各黨派改組了一法國社會黨。一九〇四年更進一步，又和其他的社會黨，聯合起來產生一統一社會黨。從此約十年間，黨勢漸形發達，組織更爲堅固，倘使沒有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的暴發，法國無產階級在政治運動上所佔的地位，恐怕不必遲到兩三年前就已很夠與資產階級的各政黨抗顏爭雄了。

不幸一九一四年大戰勃發，統一社會黨內，已隱然有國家與國際的兩派之對立。雖然在戰爭的期間中，敷敷衍衍，表面上得以免於破裂，然而黨的統一精神，固早已不復能存在了。果然，一九二〇年在都爾的社會黨大會中，已公然有一派人主張加盟第三國際，并且爭論的焦點，也就不外乎參加第三國際的二十一條件。於是乎統一社會黨遂分爲少數派，中央派以及多數派的三部分了。於是乎少數派的分子，隨即和其他改良主義者斷絕關係，而組成了法國的共產黨了。

不過法國共產黨表面上雖已組織成立，實則黨內的分子，並不必有徹底的主張和確實的信仰。他們多數的運動目標，或則以反對議會政治爲唯一的戰略；或則否認黨的指導上有強固的集中之必要；或則連馬克斯的黨之訓練和方法而一并違反；或則對莫斯科的決議而亦不與遵守。所以他們第三回大會上那種「黨非自由的組織，不過是統一的世界共產黨之一部隊」的決議通過後，憤而脫黨的黨員，也並非少數。加以蘇俄的所謂共產主義，自一九二二年實行新經濟政策以來，又已名實俱不存在，則害「幼稚病」的法國共產黨人，又焉能有所憑藉以鼓惑人心？所以後來雖然有社會共產主義聯合會的組織，勢力依然微微不振，直至今日，不過形成一狹小的團體而已。

小說

鍾八老爺的洋狗

米西一

鍾八老爺從湯府的客堂裏，走到湯府的頭門，湯大人在後面恭送；鍾八老爺的洋狗，一見主人到了門口，便從主人的洋車上跳下來，跑到主人面前，仰着頭，尾巴左右搖擺，彷彿要說：「你累我儘等着，到這時候才出來。」隨即鍾八老爺和湯大人行了禮，坐上車，鍾八老爺的洋狗也跳上車去，坐在主人的兩足中間，車夫拉着車走了。

這洋狗的全身毛色是烏黑的，光油油地好比美人的頭髮一般；但是四個脚上却全是雪白的毛，鍾八老爺說，這名叫「烏雲蓋雪」；牠的烏黑的頭頂上，還有一大指頭的毛，也是雪白的，鍾八老爺說，這名叫「玉點頭」——因此鍾八老爺就把「玉點頭」三字作牠的名字。

玉點頭坐在主人的前面，主人時常用手撫摩牠。牠有時把頭伏在主人的膝上，有時聽見街上別的狗叫，把頭仰一仰，又伏下去了。街上平民家裏的狗，望見洋車走來車上有牠的同類，總要趕着車吠幾聲，——不知是嫉妒玉點頭呢？還是駭怪牠不應該坐車。但是玉點頭坐在車上狠安詳，從不回吠一聲，彷彿自己是狠高貴的狗，不屑和你們這些下流土狗計較。

車子到了鍾府門口，鍾八老爺將車鈴踏了幾下，門房還不曾來開門，玉點頭使「嚨！嚨！」的吠了幾聲，——意思是：「主人回來了，你們這些死奴才，還不快來開門呀！」隨即門開了，車子拉進門去了。

鍾八老爺進了餐室，要進餐了。和鍾八老爺對面坐下的是三姨太太，左邊是二姨太太。右邊沒有椅子，便是玉點頭所蹲的位置。鍾八老爺撫摩摸着牠說：「玉點頭！你想必也狠餓了？」牠把尾巴搖了又搖，表示肯定的意思。隨卽餐餚都陳設完備了，鍾八老爺向食櫃面上偏瞧，忽回頭呼喚聽差說：「爲什麽玉點頭的牛肉還不拿來呢？」原來玉點頭每餐要喫半斤生牛肉；鍾八老爺每日三餐，玉點頭也是每日三餐，所以牠每日要喫兩磅生牛肉。聽差拿了一碗截成片的生牛肉來，放在棹上，碗的旁邊又添放了一雙筷子。鍾八老爺便用那雙筷子夾起一片生牛肉望空一掉，玉點頭前脚一伸，頭一仰，便把牛肉接在口裏了；一連掉去三四片。從不會有一片掉下了地，每次總在空中用口接着；因爲這是牠最熟練的絕技，從不會失敗的。三姨太有時夾着一個肉骨頭掉去，牠也用口接着，但隨後卽吐了；鍾八老爺望着牠笑說，「你又受了她的騙了。待我給你眞的牛肉哩！」牠又接喫了幾片。三姨太最喜歡欺弄牠，隨後又夾了一片魚肉掉去，牠又用口接了，隨卽吐了出來。鍾八老爺好像有氣的，向三姨太說：「你不要再欺弄牠了罷！你知道牠是不吃魚肉的！」原來玉點頭專吃生牛肉，猪肉也可勉強吃一點，肉骨頭和魚肉是吃不慣的。鍾八老爺的飯吃完了，玉點頭的生牛肉也一片一片地喫盡了。

鍾八老爺喜歡打獵。一天鍾八老爺携着一桿西洋獵鎗，帶領玉點頭和一個馬弁，往郊外去打獵，剛到郊外的一座山邊上，和湯大人相遇了。湯大人也帶領兩個馬弁，携着一頭高大的黃色獵犬，身量比玉點頭大得多，但是不及玉點頭的美麗。鍾八老爺和湯大人舉手爲禮，玉點頭和湯大人的黃犬也彷彿行禮的一般，黑嘴和黃嘴吻了一吻，又相互在頸圈上吻了幾吻，一條黑尾巴和一條黃尾巴都左右搖擺。湯大人向鍾八老爺說：「今天我們合作起來，一定可以獵得幾個兎子；你這頭黑犬狠美麗，只是身材小一點兒。」鍾大人狠謙恭的唯唯應喏。隨卽人和犬都上山，開始搜索目的物了。湯大人的黃犬在山上狂奔，時而狂吠；玉點頭卻不吠一聲，在荊棘叢中東嗅西嗅，有條不紊的探求目的物的消息，

忽然回頭向主人望一望，噓！噓！的吠起來了。鍾八老爺知道是報消息的，不到兩分鍾，一隻兔子從荊棘叢中鑽了出來，鍾八老爺的槍聲一響，玉點頭趕向前去把那兔子啣到鍾八老爺的面前來了。湯大人在離去一箭之地的山凹裏望見，說：「你已得到一頭捕獲物了麼？」鍾八老爺答說：「是的，我的玉點頭從不報空消息的。」那一天鍾八老爺獵得三頭兔子，一隻野雉；湯大人只獵得兩隻野雉。歸途望見一對斑鳩從空中飛過，鍾八老爺和湯大人同舉槍各擬一隻，但是鍾八老爺的槍不曾射中，湯大人却槍中了。可是那被射中的斑鳩，墜落在一個淺水池中。湯大人的黃犬，立在池邊上，望着那斑鳩狂吠　不敢下去，玉點頭一躍下水，把那斑鳩啣起向鍾八老爺面前跑來，那黃犬却在後面追趕。鍾八老爺指着湯大人向牠說：「玉點頭呀！這是湯大人的成功。」玉點頭果然把斑鳩啣到湯大人面前去，尾巴搖了一搖，把斑鳩放下了。湯大人狠稱贊了牠幾句，接着向鍾八老爺說：「我的鎗法，並不比你差，可惜我這頭蠢畜生，不及你的玉點頭。」鍾八老爺答說：「玉點頭還有一種美德，我所獵得的野獸，牠從不口饞，或把野獸嚙毀偷吃了。」湯大人說，「這更是難得的了。」當他兩人說話的時候，不知玉點頭果懂得一點不曾，但見牠望着他們尾巴搖了又搖，又抖一抖身上的水。

玉點頭從不曾離開鍾八老爺，夜間牠臥在鍾八老爺臥榻旁邊的躺椅上臥着；若是在冷天，鍾八老爺並且要替牠蓋上一條小毯子。鍾八老爺出外，牠必定同在他的車上。但是有一天，不知爲什麼原故。鍾八老爺竟不及帶牠一同出去。這一天玉點頭狠不自在，——時而跑到鍾八老爺的臥室裏，時而又跑到書房裏或餐室裏，時而又跑到鍾八老爺的車子的停放處所，只看見一個車架，並不見有車子　牠把那車架吻了一吻，跕在那裏彷彿思索着：主人的車子爲何不在這裏？一定主人出去了；但是爲何不帶我去替他守車子呢？一會兒，牠緩緩的行到門房旁邊，把頭對着頭門，在那裏蹲下了。牠在那裏蹲了許久，時而跪伏着，時而又起來蹲着，天色將晚了，但是鍾八老爺還不曾回來。忽然頭門外有車鈴的聲音，玉點頭狠興奮的跕起來，望着頭門「噓！噓！」的吠幾聲，又望着門房「噓！噓！」的吠。門丁把門一開玉點頭便奔蹌着，想跳到那車子上去，把車夫嚇慌了，把車上的人也嚇慌了，忙從車上跳下來。門丁忙把玉點頭趕開，玉點頭莫明其故，仰着頭儘望着那車上跳下來的人，尾巴似搖不搖的。這使牠大失望了；牠料定是主人回來了，預備上前去訴說半天焦思渴想的苦情，誰知却不是主人，是一位來訪問鍾八老爺的客。那位客聽說鍾八老爺不在家，留了一個名片，又坐着車去了。玉點頭很不得意的，低着頭垂着尾，進入頭門仍在門房旁邊跪伏着。

一直到夜間八點鐘的時候，鍾八老爺仍舊不曾回來，玉點頭

不知是餓了想及生牛肉的滋味呢，或是想着別的，牠離開了門房，垂着尾緩緩的行到餐室裏；但是餐室裏沒有一個人。牠又行到鍾八老爺的臥室裏，臥室裏也沒有一個人。牠在臥室裏的躺椅旁邊跕了一分鐘，仍舊出來，又行向門房旁邊去。恰好牠將要到門房旁邊，頭門已先開了，進來了一乘車子，兩個車燈的燈光直射玉點頭的眼睛裏。玉點頭這一喜非小，牠以為這是主人無疑了，嘵！嘵！的叫着奔上前去。但是車子上並沒有牠的主人，車子前頭有牠主人的一個馬弁。玉點頭向馬弁車夫跳躍着，「嘵！嘵！」的，好像是問；「我們的主人呢？我們的主人呢？」門丁也問說：「老爺沒有回來麽？」馬弁車夫一齊向門丁咭咭呱呱的，不知說了些什麽話，隨即門丁馬弁們，都狠急忙的走到鍾八太太房裏去了；隨即鍾府上下人等，這裏一羣那裏一羣，咭咭呱呱都不知議論些什麽；隨即聽得鍾八太太哭了；玉點頭走到車子旁邊：「嘵！嘵！」走到頭門口「嘵！嘵！」走到車夫身旁又「嘵！嘵！」好像是尋問：「我的主人呢？我的主人呢？」可憐的玉點頭呀！你的主人和你永訣了。

到了第二天，鍾府上上下下都忙亂得不堪；剛到早八點鐘的時候，鐘府的馬弁，帶了許多穿破爛衣服的人到鍾府來，搬的搬木器，搬的搬箱籠，皮包；鍾八老爺的臥室，書房，客堂，餐室，都淩亂得不堪。玉點頭「嘵！嘵！」的望着那些穿破爛衣服的人吠一陣，又望着門役馬弁等吠一陣，好像是狠傷心的罵他們，說：「你們這些忘八羔子，為什麼把我主人的器具箱籠等搬去？我主人不在家，你們這些奴才，為什麼全不替主人出力，聽他們搬去？」牠看見把各物搬到頭門口去了，牠就趕着去撕那搬物件的人的褲脚；門丁把牠趕開，牠便向門丁「嘵！嘵！」的吠，意思是罵他，說：「你這個不忠心的死奴隸，別人把主人的物件搬着走了，你不阻止，我去阻止他們，你還來干涉我嗎？你這個不忠心的死奴隸！」牠遠遠地蹲在牆邊。望着那些人真是憤恨異常，心裏想：「我的主人，你為什麼還不回來呢！他們把你的貴重物品，都搬去了，把你的狠雅緻華美的房間都弄得淩亂不堪了」。牠那裏知道牠的主人，已被別人拘押在一間小屋子裏，再沒有來欣享這雅緻華美的希望了。

到那一天下午三點鐘的時候，還有許多木器不曾搬動，忽然來了十幾名穿制服的武裝警察，把鐘府所有的人都趕了出來，但是玉點頭還在裏面。警察把所有的門窗都封鎖了，然後一個一個的從頭門出來，預備要把頭門反關起來下鎖，後面一位警察，忽然看見門以內還有一頭黑狗，站在那裏要出來不出來的樣子，然後又把門推開，想把牠趕出來；但是牠狠不願意的，趕了許久，才趕出來，警察把頭門頭了，又縱橫地粘了兩張封條要去了。但是玉點頭還把脚爪在頭門上亂抓，口裏狠慘傷的嗁叫。有兩位警

察，看見牠狠可愛，又可憐，想誘牠囘去，但是牠終於不肯去；警察無法也只得去了。

警察去後，玉點頭用脚爪在門上抓一陣，又嗡嗡的叫一陣，過了許久，牠在門邊蜷伏了，好像是在那裏想着：「主人爲什麼總不回來？幸喜這些穿黑衣的人們，把那些穿破爛衣服的人趕去了，把那些不忠心的奴才也趕去了，替主人把門封鎖，還保存了一些物品。這些穿黑衣的人們眞是好！但是他們既是替主人出力，爲什麼連我也要趕了出來呢？眞是不可解。但是我總要在這裏等候主人回來。」

到第二天，有人從鍾府門口過，看見門上粘着兩張警察廳的封條，旁邊又粘有一道狠長的告示；還有一頭黑狗伏蜷着在門邊。

大約經過十天以後的光景，湯府門口也有一頭黑狗，現出一種「畏首畏尾」的樣子，側着頭向湯府門裏頭望着；恰好湯府的門役和一位馬弁從門口出來看見牠。門役說：「這不是鍾八的洋狗麽？」馬弁說：「不錯，這就是鍾八的玉點頭，牠狠靈敏的，怎麽變成這個委縮樣子了呢！……」他倆在那議論的時候，那頭黑狗儘望着他們，也表現出一種「似曾相識」的態度，……門役和馬弁試試呼喚牠一聲「玉點頭！來喲！」牠果然向他倆搖着尾巴行禮了。馬弁走近去撫摩牠，牠不惟不走開，並且表現出一種又親熱又可憐的樣子，吻一吻他的手，又吻一吻他的腿，尾巴搖得狠快的。門役說：「牠是一頭狠靈慧的狗，我們老爺把牠的主人槍斃了，只怕牠是想來報讐的呢！」馬弁說：「那哩！牠就這麽通神氣的嗎！」他一面說着，一面把牠引誘到裏面去了；他又跑到廚房裏找一點殘羹冷飯給牠吃，牠狠高興的領受了。從此牠便認定這位馬弁是牠的好朋友，常和他在一塊兒了。不久，湯大人也看見牠了。牠對湯大人也表現出一種「似曾相識」的樣子；湯大人曾經贊美過牠，這時候自然狠高興的愛撫牠。湯大人那頭高大的黃狗初見了玉點頭時，彷彿也還歡喜，——以爲得了一個同伴；但是到了湯大人進餐的時候，的倆就生出問題來了。湯大人給牠倆的食品，每個只有　碗飯，有時候高興，掉下三兩片肉或幾個骨頭來。老黃的身體高大，食量也大，吃了自己的份子，又強着來吃玉點頭的；玉點頭的力量敵老黃不過只好讓牠；並且飯這樣食品，以前不是牠的常食品，不過現在沒有生牛肉吃了，也將就吃一點兒，所以老黃要強吃牠的，牠就走開了。却是牠有一種絕技，是老黃不曾學到的——每次湯大人掉下一片肉來，牠就在空中用口接去了，老黃還只管狠慌亂的在地上遍找。湯大人望覺有趣，便故意掉些肉片下來玩弄牠們，玉點頭速接去了幾次，老黃看見恨極了，就狠凶暴的咬牠；從此每逢湯大人進餐的時候，老黃便預先望着玉點頭張着牙腮威嚇牠，簡直不許牠走近湯

夫人的食案來。湯大人知道了牠們的原故，從此再不把肉片掉下來，不過廚中給玉點頭一些不便宜罷了；但是玉點頭總不如在鍾府時候的舒服。一天牠初到湯大人的大客廳裏去閒逛，從坑床旁邊的大鏡屏面前走過，望着鏡屏，忽然失聲「嗚！嗚！」的叫了兩聲，隨即儘望着鏡子裏面不動了，隨即便在鏡屏面前蹲下了；彷彿還嘆了一聲長氣似的；恰好湯大人有一位七八歲的女公子跟隨他的奶媽在大廳裏玩耍，看見玉點頭的行為，便笑嘻嘻的說：「你看！這隻黑狗，不知道鏡屏裏面是牠自己的影子，只想是另一隻狗在那裏，向鏡屏裏叫了幾聲，又蹲在那裏望着鏡子出神了。」嘜！湯小姊，你那能夠知道玉點頭呢；牠的靈機，和牠從前的境遇，是勝過劉姥姥的。牠從前在鍾八老爺臥室裏，每天早晨，都從鍾八老爺的鏡櫃面前，看見過自己美麗的影子的。這一次牠遇見鏡屏，起初確是忽略了，以為牠的一位同類來了；因為鏡屏的樣子與鍾府的鏡框不同，並且牠自己的體態毛色，也遠不如從前，——黑的毛枯燥沒有光彩了，四脚雪白的毛變成灰色了，身段瘦了，嘴也好像尖了；接着牠悟過來是牠自己的影子，所以牠不叫了，只是望着出神，又嘆了一聲長氣，——嘆的是『我華美高貴的玉點頭。為何衰頹到這個可憐的樣子了呢？』

玉點頭在湯府大約過了半年的生活，後來不知因為什麼原故，湯大人的府第也封閉了。一天，有一頭瘦得不堪的黑狗，在一個生魚店裏，偷啣着一尾五六寸長的生魚走了，後面還有兩頭狗趕着，想搶奪牠的；生魚店的夥計發覺了，拿一根棍子去追趕，却追趕不上了；聽得前面一個小孩子說：「這隻狗，我認得，牠就是鍾八老爺的洋狗。」

毀滅的精神（五）

實味

在秦順家中，更是滿佈着愁雲：小寶貝天亮不久就哭叫着醒來，病不會好，熱度並未稍退。醒後就大聲不斷地啼哭，還「媽呀媽呵」地喊着。無論怎樣問怎樣哄也不說話。心性慈柔的秦順同妻眞是愁腸百結了！有說有笑的小寶貝怎的忽然就病得這樣呢？着了涼喝過薑湯也該好了呀！在小寶貝未醒以前，秦順也曾問妻打算躲一躲不，但小寶貝醒後的病狀又把這問題打消了。

大媽提議再用火罐兒把小寶貝底脊背吸一吸。不錯，火罐兒據說是「小大夫」，吸過一定會好的——秦順想。於是，由妻把小寶貝抱好，他握住他底兩隻小手，讓大媽給他「扳罐兒」。大媽把和好的硬麵揑成薄薄的圓麫片貼在小寶貝項後，又把兩片火紙燃着投入小罐裏，乘火焰外衝時把罐兒吸在小寶貝身上了。吸得很結實，小寶貝哭得振天價響，渾身出的汗像水洗過似地。罐兒揭下後，小寶貝圓胖的脊背上起了個紫紅色的大鼓疱。太吸很了點，那疱腫脹得像隻蛤蟆。妻流淚了，秦順也很覺黯然。

這種鄉間流行的頗有醫學價值的手術施行後，大家都渴盼着，「總該要好了吧！總該要好了吧！」

大媽煮些稀粥大家胡亂喝點後，已將近晌午了，小寶貝還是不見好。他不但不喝米湯，連母親把奶頭塞在他嘴裏也不願吸吮，——四歲的小寶貝還沒斷奶哩——一直是嗜噎地哭着。忽然，秦順看見小寶貝四肢有些抽搐，他驚極了！他再仔細觀察，懷疑是自己眼花了。

『莫不是驚風吧？身上有點兒掣動着哩！』大媽也看出了，她駭異地脫口說出。

呵，這句話的分量是如何地沉重喲！妻已經哽咽出聲了；秦順底心更像鹽醃了似地難受，熱淚也不禁奪眶而出。

『唉！——』他一手摩着小寶貝熾熱的臉，一手撫在妻因哽咽而顫動的肩上，看看愛妻又看看愛兒，心頭酸溜溜地嘆着長氣。

『也許不是吧！——大媽，勸她莫哭；我，我去請先生。』過了半晌，他力持鎮靜地吃格着說。

老太太猛想起新舖集的董大夫是治驚風最得手的，前不久還見他在北莊黃家把一個垂危的孩子救活了，叫秦順就去請這位先生。他誠切地溫情地安慰妻不要太焦心，說小寶貝總不會有什麼意外的，于是便慌慌張張地出門去了。

新舖集離梅家窪足有二十里，盡是一岡一窪的高低不平路，走起來異常吃力，尤其是在這赤日炎炎的三伏天。秦順倉卒地跑出家門，走了半天忽覺得頭皮晒得像針刺一樣，才想起忘記帶帽子了，不得已把小衫脫下披在頭上。天氣真熱得可以，他臉上的汗水不住往下滴。他走着想着，思緒紛糅錯雜得像一窠亂絲。他知道驚風是小兒最危險的病症，又曾親見許多孩子是患急慢驚風而殤命，尤其慢驚風更不易挽回。但小寶貝怎地忽然就患了驚風呢？于是他想起了昨晚的情形：周七弟同李三來得那般突兀，樣子那般恐惶，話說得那般急迫，而聲音又那般可怖。——這就是小寶貝患病的原因吧？他似乎有些怨恨他們了。但轉瞬又覺得人家原是好意來告訴自己，爲什麼反怨恨人家呢？況且小寶貝也不會就那樣膽小，患的也不定就是驚風。因爲想到這些，那爲關心愛兒而忘去的兵禍問題又襲上心來。他又想到周李之來正是爲這可怕的禍事。他尋到應該痛恨應該受詛咒的對象了。這柔和溫厚的人從未詛咒過什麼，現在，在他良善的心中，他第一次狠毒地詛咒了。他詛咒兵，詛咒那些帶兵的人，詛咒那些叫做督軍省長的強盜們！

約在下午一時，他來到新舖集了。

事情真真地不湊巧呵，董先生剛剛被別家請去。他心煩意亂得真沒法形容了！白跑一趟就回去嗎？——呵，不能，不能！等着他。他是小寶貝底救星，是自己全家底救星！等着他，等着他，等着他！

在董先生那間小藥店的櫃台外，他萬分焦灼地等候着。他從櫃台的這頭走到那頭，來回不斷地徘徊着，時時向街頭張望，額上不斷滲出豆大的汗珠。董先生底兒子，一個黑胖黑胖的後生，躺在櫃台內的長櫈上鼾呼似地打着呼；據他說病家並不遠，他父親不久就要回來的。灼熱刺目的陽光直射下來，街上一個人影也

沒有，連狗也躲在樹蔭下張着嘴喘氣。他等着，等着，又懸系愛兒底病症，又担心着兵禍的降臨，心中像一潭水快乾完了的渾泥漿，魚蝦在裡邊亂跳，亂跰，亂攢！

太陽漸漸打斜了，三丈高了，兩丈高了，董先生總不見回來，總不見回來！日落了還不見回來！——不幸的秦順眞焦急死了呵！

他再等不下去了。他要回去看看梅家窪此刻是什麼情狀，回去看看妻兒是否平安。他對小董先生叮囑了又叮囑，請他父親一回來就坐轎子到梅家窪西小莊秦順家去，他是願意出轎錢的。天黑透了，但有月光，他依着來路向梅家窪奔回。

一天中僅午前喝了兩碗稀粥的秦順，並不覺饑餓，也不感困乏，脚步飛快地移動着。他緊握着雙拳，提斂着心神，恨不能一步跨進家門。

像來時一樣，他臉上的汗液不斷湧流着。

他沿路撞不到一個行人。

呵，可快到了；可快到了！——他想着；已走了全路的五分之四，離梅家窪只有數里了。

這時已將近中夜。

咳～～～兒！

什麼！——他凝神諦聽，心頭顫着，顫着！

天啦！馬嘶聲！兵！一定是兵！

呵，他要瘋了！他眞地跑起來了！往家中飛跑，飛跑！

當他跑到離他那小莊狠近的時候，他把雙目睜得大大地，用力向莊上探視；結果，他半狂的神經似乎又寧貼少許。莊上狠闃靜，沒有燈光，沒有人影，也聽不見什麼聲息。那些惡鬼們不會到這僻靜的小孤莊上來吧？——他暗自祈禱。他吁吁地喘息着，脚步放慢了一點。

走進路墻到小稻場裏，他底心神又緊張燥亂了。他發覺了地上亂撒着許多小麥，豆子，和鍘短了的稻草。呵，那些惡鬼們一定來過了！這些東西是喂牲口的秩料！

院門敞開着，屋內也沒有半點聲息。他想：妻，大媽，福兒，總都在這些惡鬼們沒來前逃走了吧？但逃往哪兒去了呢？小寶貝還在病着！病可好了些呢？妻底身子又那樣不方便！——天呵，保佑她們！保佑她們！

『大媽！』走進院門時他用力喊了一聲；他想大媽是老人了，不怕什麼的，或仍在屋裏看家。

沒人答應。他只聽見自己高促而顫動的聲音的回聲。他想她們一定都逃走了。這時，他心頭反似乎舒展些似地，私幸那些惡鬼並沒有住在自己家裏。

他想察看察看家中損失了些什麼東西：麥豆大概都喂馬了！十幾石稻子許不要緊？雞鴨怕也不夠數了吧？木箱裏積藏了三四年的八塊人頭銀圓和幾仟銅子，妻臨行時總該帶走了吧？唉！懷着孕的妻，病着的小寶貝，年邁的大媽，她們此刻究竟逃到那兒去了呢？沒有受什麼驚險吧？呵，惡鬼們！惡鬼們！——他尋思着，急慮着，詛咒着。

他摸到自己底房中預備把燈點着。

燈是點着了。

——呵呵，那是一幅怎樣傷心慘目，使人怨憤欲狂熱血激沸的情景呵！

在那血跡模糊的床上，他底愛妻，那溫柔，和愛，良善的婦人，全身赤裸着，肌膚慘白而帶青色，橫着仰臥於慘紅的血泊之中！在她底左乳下，右膀上，右脇下，胸口下，共有六七處深而闊的刀傷，有的創口尚未凝固，鮮紅的血液還似乎在往下滲滴！更令人怒眥欲裂的是，下體間也汚血殷然，大概是被強姦後又着了刀傷！她亂髮披散，緊咬着牙關，怒瞪着雙目，兩隻眼角尚凝着兩滴冷淚！——還有哩，在床的另一端，更躺着他底愛兒福兒．那小生命底死狀更加悽慘了！他胸部以下還睡在被單裏，小小的腦門已被擊碎，全個頭顱滿爲血液與腦漿塗蔽，耳目口鼻已辨不清楚了！

——呵呵！那些比蛇蝎更歹毒，比豺狼更兇殘，禽獸不如的兵們！那些刮盡民脂民膏還要殘民以逞的，應受寸磔的軍閥們！

他大叫一聲撲倒在愛妻與愛兒底身上。暈昏過去了。

半點鐘後，他又漸漸甦轉過來。

他傷心嗎？他流淚嗎？他痛哭嗎？他癲狂而呼嚎嗎？——都不！都不！他哭不出了；他沒有淚了！他底心冷結，冷結，冷結！他底血騰沸 騰沸，騰沸！在一倏間他已再生成另一個人，他不是前此忠厚和愛的秦順了！

他想起了他那把防賊用的鋒利的長刀！

殺！殺！殺！…… 他腦中只有這一字激盪着。

他在妻青白的嘴唇和小寶貝血染的頰上各親了一下，又用被單把妻底屍身覆蓋了。

在尋找利刀時，又發現了大媽偃臥在院角的地上。這可愛的老婦人是當那些萬惡的兵們輪姦女兒聲死哭喊的小外孫時，拚命上前救護，被那些野獸們拖出鎗決的。秦順絲毫不動感情地把親愛的大媽也抱到房中同妻兒一塊。他底心冷結得像一塊鋼鐵！

他尋得他底利刃了。

忽然，他又聽見一聲馬嘶，聲音是從張先生莊上發出。

他提起利刃直往張先生莊上奔去。

時已三更向盡了，餘熱尚覺蒸人。一絲風也沒有，空氣沉悶得幾乎要使人窒息。天上繁星都死寂寂地不動，月球被日間酷烈的太陽反射，放出帶着血色的光輝。我們底秦順來到張先生莊前了。他沉靜地越過木橋，走進水門樓，到了張先生門外那寬廣的高坪上。呵，他發現他底目的物了！

許多人形的野獸們，都遍體精光，橫七豎八地在地上亂躺着，有的仰面朝天，四肢橫伸着，有的側着身子把臀部向上，——奇形怪狀，月光映着他們紫褐色的肉體，簡直像是一羣深山叢林中的魑魅！他們底槍械，子彈，軍裝，都卸堆在身畔；有的就把帶着刺刀的槍枕在腦下，像一刻也離不了他那殺人的黑鐵。大概是姦淫掠殺得困乏了，他們都死猪般的得酣熟酣熟，身上發出令人作嘔的汗汚腥臭，粗野的鼾聲振盪在沉滯悶熱的齷齪空氣裏。

他渾身血液都燃燒起來了！他底雙眼圓瞪着像兩隻火炬，他吱吱地咬牙作聲，想將那些野獸們寢皮食肉！但他底行動並不像一般的狂人。他幽腳幽手地走到首當其衝的第一個野獸之前，兩手平托起利刃照準他底頭頸挺切下去，只微微哧喨一聲，那野獸便身首異處了。

哧！……哧！……哧！……他挨次地照樣做下去。

呵，那拴着幾匹馬的大槐樹旁還躺有幾個，——哧！……